

另类天空 情爱系列小说  
LingleiTiankongQingaiXilie

在纷繁的都市里  
在汹涌的车流人海中  
在闪耀迷离的灯光下  
有这样一群人……

黄精明 著

# 浮躁的面具

揭开另类情爱冲动与原始野性  
审读繁杂情感变幻与悲情缘结

表现一种情爱/你熟知或许陌生/你把她解读成凄美的故事/或者发现她是你身边的人和事

编

花城出版社

“另类天空”情爱系列小说

# 浮躁的面具

黄精明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类天空”情爱系列小说

之:《浮躁的面具》. 黄精明著. - 1 版.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06

ISBN 7 - 5360 - 1449 - X

I. 浮…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4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321 号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科健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60 - 1449 - X/I · 1291

定 价 28.00 元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情爱的另类天空

## 代序

情爱的色彩是五彩斑斓的，没有人能够准确讲述情爱的原本标准。基于我们所拥有的纷繁的社会层面，因应而生情愫亦“情”不自禁。

另类情爱是人们或更多读者更愿意探讨的话题。社会人文产生千百年来产生一种固定的情爱审美标准也是所谓的首先标准社会的多元化，情感因素的多层化，亦对这一审美标准形成了挑战，不管怎样，我们的生活及我们所熟知的环境中，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另类天空”情爱系列小说，编者正是基于还原生活真实，展现繁复情感因素的多样性而精心策划推出的。这是一个情感地带多层面的天空，一个冷静审读社会客观真实的天空，对读者来说是无不裨益的。在这样一套情爱系列小说中，作者们以人文、关注、审读的笔触，近距离地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身边的婚外情、一夜情、多角恋、纯情、悲情以及身患爱滋病毒折磨又渴望拥有情爱的故事，令人嗟叹之余，又发人深思……

文学类的题材小说有其特有的社会审读功能，其目的是唤醒人们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无论作者是站在揭露的角度也好，还是站在关注、解读角度也罢，都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耐人寻味的话题：另类情爱的存在性，以及另类情爱滋生的渊薮。这也是我们集结编辑出版的初衷，同时也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对故事及故事中的主人公自有自己的评读及审美尺度。

谨以为序。

编者

2004.5.12

# 1

灯光把这间华丽的卧房照得像蒸笼，只差冒出白腾腾的热气。床柜上的玫瑰花是昨天换的，已经有些垂萎了，应该再换一次，不过这不是我的事，我只顾到自己就好了。油彩把脸上的毛孔堵得死死的，没有什么汗，我轻轻用手帕往脸上沾了沾，沾去小汗星，而且留意着别弄坏了化装，摄影棚里没有温度计，我总觉得可能超过一百度。场务刚拍过板，我站在卧房门口等待导演喊 Camera，便走到床旁边去拉裴蕾的毛毯。我不知道裴蕾怎么忍耐的，我的脊上像有几条小溪，汗水不断汇合在一起流下去，按照剧情我还需要穿着毛衣。

我默默背着台词，只有两句话，也要注意，否则将来配音时有问题。裴蕾的国语不行，配音时必须另外请人代替，但她是主角，连导演都对她比对别人客气。裴蕾不是一时窜红的，我也得慢慢熬。

摄影机由中景转近景，我的台词是“姐姐，醒醒，有人来找你。”然后镜头特写裴蕾的乱发和轻纱

睡衣。裴蕾的美丽是不能否认的，至于演技，再过几年我自信会胜过她。今年我十九岁，但妈妈一定要我说是十七。

瞒年龄，多难为情！妈妈却说那怕什么？电影明星的岁数哪里有真的？妈妈还说不但年龄，别的也都是假的。我不大以为然，难道一个电影艺术工作者的私人生活也是在演戏吗？

不要想那么多，起码你现在正在演戏。镜头正对准你，导演一声命令，摄影机便像响尾蛇一样地开始吞食胶片。

忘记自己正在演戏，为什么不把眼前的情景当作真实故事？我的姐姐为了负担家庭不得不过夜生活，酒醉，迟起；我，一个读中学的女孩子看见姐姐的富贵朋友到来，应该怎样把姐姐叫醒？

摄影棚里的闲杂人今天虽然不多，但在场的人都在注意我，经验帮助我镇定情绪，最低限度我不再像两年前初试镜头时那样紧张了。两年中间，除了拍片以外，我上过多次电视，还演过一次舞台剧。

是导演认真，也是节省胶片，每个镜头都要试之再三。同样的动作要重复很多遍，变得机械而刻板。任凭我如何劝告自己，仍然不能忘记在演戏，按照指示一步步去做，但我的心却是空洞的。

导演喊出 Cut 以后，我顿觉一阵轻松，猛喘了口气，才发现妈妈正和场记在一起向我笑咪咪地招手。

外面凉快，为什么挤进蒸笼里来？我跑到妈妈面前去还没有发问，便听见她压低声音说：

“小颜，有个记者要看你。”

“看我作什么？”

妈妈拉住我的手捏了一下，睨视的眼神足以表示在责骂我是傻瓜。转身离开这场布景时，她望了望忙于赶接特写镜头的裴蕾，我忽然明白了妈妈的心机。

化装室门外，树荫下坐着几个人。二十个工作日的内景已进行了一半，戏轻的角色有时为了一个镜头要等待一天，枯候的过程只有聊天。起初我最怕参加那段老资格的聊天阵容，固然他们的谈话非常风趣，而且渊博得很，只是有时发出几个不堪入耳的口头禅或者低下的辱骂令人无法忍耐。像裴蕾虽然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大牌红星，却很能适应环境，即令再猥亵的言语她听了也会面不改色，甚至学骂两句，而且表情得意，实在使我惊奇。当我把我的痛苦感想向妈妈表白时，她却淡然视之：

“装作没有听见好了。每种职业有每种职业的缺点，时间久了就会习惯。”

我不能信服妈妈的话，从幼年开始，我便认为妈妈和爸爸一样伟大。尤其这几年，妈妈的才能甚至胜过爸爸。不过这样说似乎有欠公平，因为爸爸曾经遭遇到撞车的不幸，我常常觉得爸爸像一株被移种在阴暗墙角的植物，眼看着毫无生机的垂萎下去，我怜

恼爸爸，却又无能为力。

妈妈毕竟是护理出身，一举一动都在照顾别人。妈妈的言语很像她使用的注射器，常常一针见效，把话说到别人心坎里去。

一个瘦长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妈妈早已笑容相迎。妈妈的笑容被公认为可爱，虽然眼角有一大把鱼尾纹。黄小呆就对我说过：“你妈妈的笑呀，冬天像烤火，夏天像吃冰。”这种话自然有点夸张，但出于像黄小呆这样的谐星口中，却恰如其分。

那个年轻人注视着我，同时向前走了两步，正想开口，妈妈已拍着我的肩膀介绍说：

“这是《今日新闻》的姚先生。”

“我叫姚吾独。”

接过来他的名片，我的目光由他的姓名转到“《今日新闻》实习记者”几个字时，听见他问：“这位就是‘焦点’的女主角裴蕾小姐吧？”

我一惊，羞窘交加地抬起头望妈妈，而妈妈却很坦然，原来她并没有弄错。

“不是，她是朱颜。”

现在不止我羞窘了，姚吾独突然不安地脸红起来。他支吾着说了句“对不起”，好像自己的过失大得无法弥补似的，妈妈却轻笑着，以亲切的态度低声说：

“你大概很少看国片，所以不认识明星。”

“妈妈。”我暗暗拉了妈妈一下，妈妈没有允许我



说话。

“女主角还有戏，朱颜是第二女主角，”妈妈说罢，又转向我：“你们谈谈最好不过。”

## 2

妈妈真有办法，又借了车来接我。

“晚上还要参加服装表演，我怕来不及，才打电话问干爸借的车。”

即使妈妈不解释，我也知道车是颜尔淳的，颜尔淳实在是个有求必应的好人，就因为他太好了，他的可亲反而使我怀着戒心。

“何必又麻烦别人呢？”我微微不悦地说：“我们可以坐巴士。”

“干爸又不是外人，他很乐意帮助我们。”

我不乐意。颜尔淳帮助我们这话不假，但是我们并不感激他。外婆有微词，爸爸虽然不说什么，脸色却阴沉可怕。

妈妈顾虑到前座的姚吾独了，于是温婉地对他说：

“姚先生别笑，朱颜她年纪轻，不懂事，以后要请你多指教呀！”

我鼓着嘴，妈妈这套话我听得好腻！我很反对她这样不分对象的谦虚。过分的客气显得太卑微，那也只限于对待一些长辈。而姚吾独不过是个刚离开学校的实习记者，没有必要把他估高。

姚吾独表情上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他连声在说“不敢当”，才稍稍为我挽回一部分丧失的自尊。

妈妈的人缘建立在她那种逢人便不辞辛苦的攀谈上。她以少议论别人而多表示关心来赢得别人的好感。固然我不赞成她的手段，但我很能谅解她的一份苦心。

由摄影厂到市区的途中，妈妈一直和姚吾独问问答答，其间半数以我作为题目，好像刚才那段时间并没有谈完似的。我知道姚吾独几次都在注意我，但我故意把脸调向外面，趁他不备时我才打量他一眼，我发现他的嘴唇很丰厚，耳轮却很单薄。妈说我年轻不懂事，我看他那份拘谨的态度还不如我。

“姚先生府上住哪里？先送你回家。”

“不，我就在火车站下来好了，我不回去。”

“那怎么可以？这么热的天，不能让你跑路。你是不是去报馆？”

“不用了，真的，免得耽误你们的时间。”

“没有关系，现在还早，今天她的戏少，要不然也不能回来。”妈妈接着问姚吾独：“晚上在圆山饭店的服装表演，你们报馆有没有人去？”

“我还不知道，我要先把特写赶好。”

“这很重要。”妈妈一本正经，我听了却有点难为情。

妈妈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事来，顺手把皮包打开取出一个厚厚的封套，里面全是我的签名照。我正打算提醒她已经给过姚吾独照片了，却见她一面挑选着，一面说：

“我看还是这张好，多带去两张吧！你不是说你们学校还有一个周刊可以写篇介绍吗？”

姚吾独频频答应着好。如果谁想拒绝妈妈，那真需要一番本领。

姚吾独下车时，妈妈还在表示热心：“特写登出来别忘了给我们一份。”

我望了望那家报馆，车驶行后，还有点不以为然：“《今日新闻》又不是什么大报，姓姚的又是个实习记者，何必下那么多功夫？”

妈妈拍拍我的手，微微一笑，头靠在后座上，好像很乏累似的闭上眼睛。

随着车的颤动，妈妈的眼皮也在微微颤抖，那抹斜阳的光辉使她脸上的皱纹特别明显，两颊隐隐露出点点黑斑，下颌的肌肉垮着，鬓角那根已拔掉的白发又顽固地探出头来。我默默观察着静止的妈妈，心里泛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怜悯，这种怜悯是我常对爸爸怀着的感情，虽然爸爸并不需要别人怜悯他。

我的视线由妈妈的面部下移，落在她的微微突起

的腹部。看妈妈当年的照片，穿着白制服，戴着护士帽，那张不能算美的脸却有两分俊俏，妈妈的身材不高，但浑身很挺匀。只是到了中年，已失去青春的那股吸引力，肌肉已逐渐形成三围不分的松弛。

尽管如此，妈妈作客时，做好头发，束好腰身，薄施脂粉，看起来还相当年轻。

而今天情形不同，从上午陪我到现在，虽然她无须乎在摄影镜头前面紧张，但一直忙些琐碎的事情，为我熨戏服；注意我的化装；提醒我很多被忽略的小地方。更为我维持公共关系，像姚吾独这种情形，大家都看在眼里，却没有人说闲话，一方面裴蕾身为大牌，脾气太坏，另一方面妈妈对每一个人都谦虚有礼，成全我谁不乐意？

车开进陋巷，我立刻感到气闷，巷道窄，房舍杂，巷里住好多家。穷人真能繁殖，到处都是孩子，车还没有停便一拥而上，嬉笑着跟随车奔跑，“朱颜”的喊叫声此起彼落，有几个粗野的下流胚骂着脏字好难听！我的脸冷冷的，毫无表情。我讨厌这条陋巷，有朝一日我能赚大钱，第一要改善生活环境。

妈妈和我不同，以温暖的笑颜对待所有的孩童。妈妈的笑容很有功用，下流胚禁声退后了，有熟识的孩子热心发问：“朱妈妈，‘焦点’什么时候才演？”

“快了！上演的时候我请你们看。”

妈妈每天所说的好听言语太多，不一定都能兑现，

但在当时却能激起别人的好感。

“朱颜的照片给我们一张好不好？”

“我也要。”

“现在没有，过几天吧！”

我头也不回便跑进去，留下妈妈在门外敷衍那批小鬼头。我听见她很客气地打发颜尔淳的司机去吃饭。

“雅姗，回来啦？小颜。”

外婆喊着从厨房出来，我嗯了一声，走进自己房里。

我住的这间小房是前年搭出来的，妈妈常埋怨孩子越来越大，使房子越来越小，不是没有道理。过去我和外婆及朱颜住一间，朱显住在爸爸妈妈那间房，在我开始赚钱以后，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妈妈特别为我另搭一间房，固然令我欣喜，只是我觉得她不应该搬到我原来那间房里，虽然她说爸爸需要静养才分房的。为了使爸爸清静，连朱显也在客厅打地铺。其实爸爸并没有病，只不过几年前在一次撞车中变成残疾。

“小颜，先洗个澡，洗个澡会凉快得多。”

妈妈进来时，我正在换一件穿着很舒服的旧衣服。

“洗过澡吃饭，八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圆山饭店。”

妈妈现在虽然已不再担任护士工作，但她那谆谆叮嘱的细心犹如护士在看顾病人按时服药。

“别洗冷水，拿暖瓶去洗吧！冷水激热汗，会感

冒。”

“知道了。”我这样答应着，却往洗澡房相反的方向走去。

妈妈本来一直跟在我身后，这时却站住不动了。我没有回头，虽然我背上没有长眼睛，但我知道她的脸色不大好看。

同时我知道爸爸的脸色也不好看，不过我看不见他的表情。房里没有开灯，我能隐约辨出爸爸正面对着窗，呆呆坐在昏暗中。窗对着后面的小院，小院里有棵榕树，浓密的枝叶垂挂着白须，即使在白天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天色转黑以后，更是阴沉沉的一大片，而爸爸能够常常陷进那张旧藤椅里，一看就是半天。

“爸爸。”

我轻轻喊了一声，尽力小心不惊扰他的梦。他确实像在做梦，虽然他睁着眼睛，但他的身体完全静止着，像是灵魂已出了窍。

爸爸不会听不见我的呼唤声，不过他没有答应。但他也有他的表情，他的身体蠕动着，同时低沉地清了一下喉咙，他没有回头看我，却在看他旁边，我顺着他的注意力望见倒在地上的拐杖。我急忙跑过去将拐杖拾起，交在他手里。我试图搀扶他，他及时作了个手势示意。我向后退了一步，这时我可以整个望见他的面部，就在最初那一瞥，我的目光抓住了留在他脸上一团浓重的郁悒。那不是普通的郁悒，像被至深

的痛苦压迫着。爸爸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世上有的是不幸者，我见过不少手脚残缺而能愉快地活下去的人，爸爸却不能。

爸爸挣扎着更换一个坐态，我知道他打算利用这个动作把郁悒摆脱。

“你回来了。”

爸爸向我说话时，又清了清喉咙，再清也没有用。我常常觉得爸爸的声音如同一把久不使用而生锈的锁，因为我记得过去他的声音不像这样黯哑低沉。过去他也没有多言的习惯，但他并不惜言如金，只因那次撞车，使他改变了一切，他的心已随同那只左腿死去了，虽然他的人还活着。

“我的戏少，今天轮不到拍我的镜头了。妈向导演请了假，妈说参加服装表演是一种宣传，宣传明星，也就等于宣传这部电影。导演听了乐得让我早一点回家。”

爸爸的沉默并不能禁止我说话。从幼年开始，我便喜欢和爸爸说话，固然我尊敬外婆，尊敬妈妈，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属于爸爸。也许是我的弟弟和妹妹接踵出世的关系，分夺去妈妈和外婆对我的注意力，我在孤独无依中自然向爸爸求援，爸爸将感情满注在我身上也同样自然。

尽管爸爸从那次意外事件以后整个人已有改变，但是早年的感情基础仍然坚固，在这个家庭里我仍然

最爱爸爸，而且怜悯他。

从事于影剧生涯这两年，无论我如何忙累，回到家里以后，我便找他谈上半天。小时候，总是我提出问题，爸爸解答，现在爸爸不说什么，任我自由言论。我多半向他叙述我的见闻，有时候我谈得太多而他一直沉默着也会使我很寂寞，第一我得不到他的反应，第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听。

对于爸爸的态度我已经渐渐习惯了，我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探病者，尽量向他表现我对他的关心。除了我，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关心爸爸了，这几年他已与过去的亲友隔离了，在家里他也势若孤立，妹妹弟弟对他敬而远之，外婆忙家事，妈妈本来应聘于一个私人诊所，为了陪伴我才辞去了工作。

“小颜呀，水倒好了，快点。”

直到我坐在浴盆里以后，才发觉妈妈催我洗澡是对的。频频把水泼在脊背上，一天的劳累顿然减去不少，而且我感到天气也不像适才那样热了。

在洗澡房的片刻时间，我一直在惦记着爸爸。本来我要替他开灯，但被他拒绝了。想到他独自沉陷在黑暗里，我的心便一阵忧戚。也许我的挂虑很多余，妈妈现在已经到爸爸房里了，以妈妈在职业上多年训练的体贴和细心来照顾爸爸，那实在最好不过。

只是妈妈哪里有时间理会爸爸？隔着单薄的墙壁，我听见她在外面不停走动，我知道她正帮助外婆弄晚



饭。端盘端碗，她的动作又稳又轻，我多么希望她对爸爸这样殷勤。

“小频，来添添饭好不好？一天只知道弄你的邮票。”

妈妈责备起人来也是和声柔气的。我知趣地加急动作，我可以猜想到朱频鼓着嘴慢吞吞地遵行妈妈的命令。朱频有个脾气，最爱嘟嘟囔囔埋天怨地，我已经被妹妹和弟弟看作特权阶级，对于我的被优待，他们都不服气，虽然妈妈常向他们解释：“姐姐那么辛苦，还不是为了赚钱供养你们。”也不收效，照例对我的处境暗怀妒嫉。其实我并不愿意妈妈说这种话，我不怕妹妹弟弟起反感，却怕爸爸。爸爸这几年没有做事情，我很担心任何属于金钱方面的问题都会损伤他的自尊。

从洗澡间走出来时，我果然望见朱频鼓着嘴，一面慢吞吞地添饭，一面嚷为什么总让她添饭，不让朱显添？有一次我听见朱频对同学埋怨，最好做老大，否则就做老么，千万不要做夹在中间的受气包。

我走过去对朱频说，我那里有几张马来亚的邮票，问她要不要？她果然点头笑了，并且问我是不是影迷寄来的？我回答是。实际上那不是我的影迷。裴蕾在拆信时我向她要的。我以前演过的两部影片固然正在海外上演，但我位居不重要的配角，没有什么人对我有写信的兴趣，不过也有人写信来讨照片，都限于当